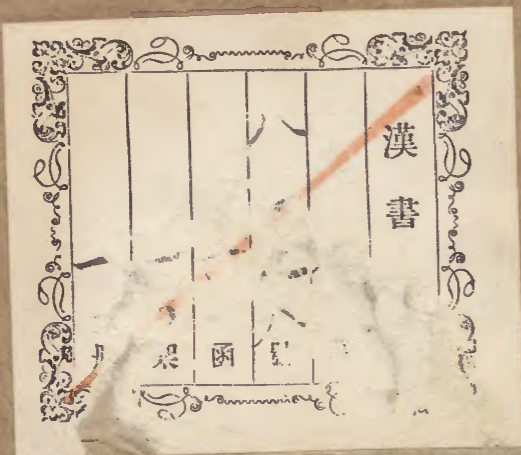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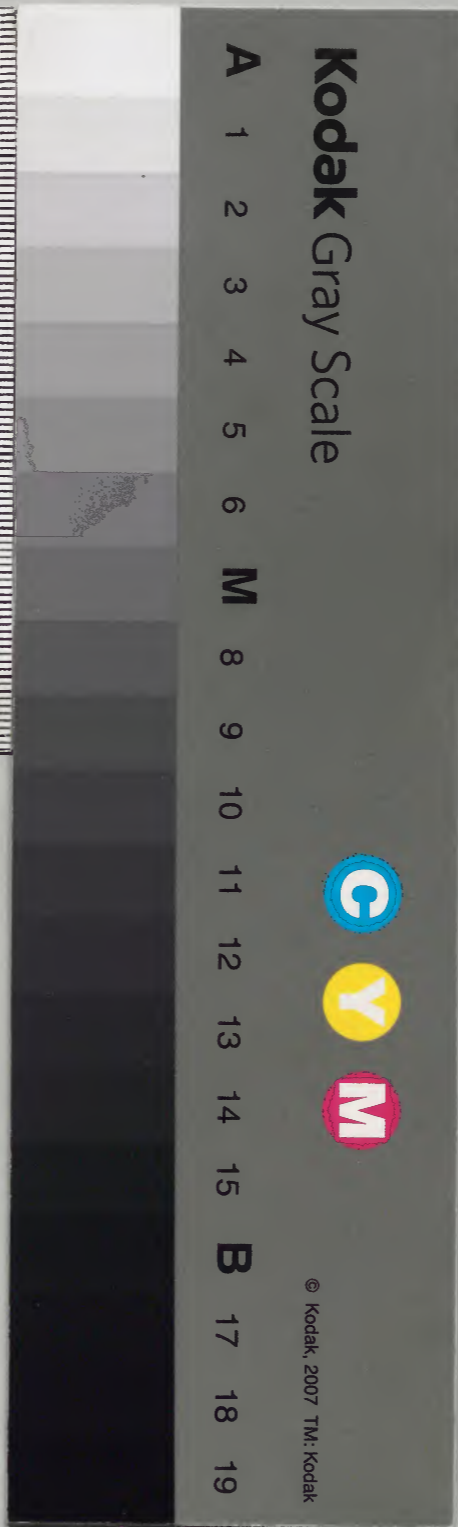


尚書正解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98
冊數	12 (4)
函號	273 18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湯柳堂彙輯書經大全正解卷之四

安邑高紫虹

三晉馬懿生

秀州朱錫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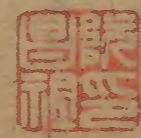
新會黃爾齋

四先生鑒定

問所

六陽吳 荃孫右彙輯

淺草文庫



商書○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羣衆憚於
征殺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

全古此篇作二段看前三節是誓以興師之意末節是不以治師之律○董
思白曰此篇首日天命極之次又曰予畏上帝則還當重順天說况人心即
天心不是兩事

商書

天印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台音怡後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平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參○此○湯○將○伐○桀○先○呼○衆○多○百○姓○而○誓○告○之○也○曰○來○爾○衆○庶○明○聽○我○言○蓋○君

臣之分本不可犯今以爾衆伐夏非我小子輒敢以下犯上舉此悖亂之事

祇因有夏慢天虐民其罪不止一端天厭其德命我誅之故吾不得已而用

兵實以奉行天討耳豈敢稱亂哉

析講天命就民心離上見多罪即下文嚴刑重役是也○誓○言○專○為○臺○衆○湯

奉天伐罪天下信之夫獨不信于臺衆臺衆蓋欲私湯為己有而不知湯非

臺衆所得私也天錫湯智勇原以又民○哀○正○天○下○故○湯○申○明○已○志○曰○非○敢○稱

亂也將以正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也將以恤天下之衆也雖罪無知台

何而不得不自者將以救有夏借亡之民之苦也此誓所以專為臺衆發也

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積罪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言言夏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穠刈穫也判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

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毫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

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

也

合參湯又言夏王有罪奉天命以罰之其事甚非得已今爾衆百姓都說方

今田禾成熟正好及時收穫我君却不體恤我衆教我舍自家農事而去裁

正有夏之罪汝衆所言我亦聞之但夏王得罪于天天降大罰命我誅之我

畏上帝之命不敢不往正其罪耳豈得以爾衆私情而違上天明命哉

析講此正言順天之不容已○新○安○氏○曰○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己○之○私○為

心湯則以天之心為心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遺絕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以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口目之

今祭湯又言今爾衆有言夏王雖暴虐有罪也只害他百姓將奈我毫都之民何善既不及何必與師此等言只是一己的私意不知毫衆雖未受害而有夏百姓則有不勝其苦者夏王率重役以窮夏民之力率嚴刑以極絕夏民之生由是夏邑之衆被其荼毒遂皆離心懈怠不相和協惟恐其不亡也夏王常說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我乃亡耳其民遂指日以怨之云

這日與何時亡乎若亡則我情愿與他俱亡蓋苦夏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夏王惡德若此有仁心者寧可不救民塗炭哉故我今決計必往以奉天討罪衆言有所不恤也

析講此言救民之不容已○新安陳氏曰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也○秦西汀曰今汝其曰用一其字卽是揣度其心事也○茅鹿門曰前曰不敢以見迫于天命此曰必往以見迫于民心○率是大率意夏德卽指嚴刑重役二事○仁山金氏曰弔伐之師義也而毫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毫衆而觀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斯溺如火斯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稽求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後我后奚爲後我湯安得起而救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也。

合參湯又言伐夏之舉，天命人心既不容已，爾等須同心同力輔我一人，以致天之罰于有夏，則順天應人，我必大賚汝。爾輩不可猜疑不信，朕言既出，決不食言，斷斷乎其賞之厚也。爾等若不從我誓言，願望退縮，我則不止戮及其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無有所赦，斷斷乎其顯罰之重矣。折諸此示以賞罰之決，以勵其氣也。大賚者顯爵榮祿也，從征則賞之信，違征則罰之必，其信其必在不言罔攸赦見之。

仲虺之誥 ○仲虺許偉反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眾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眾而言，蓋非特

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全有沈蛟門曰：此篇作四段，首節推原作誥之由，仲虺作誥二節是誥以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為賢之節是誥以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佑賢三節是誥以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總是釋湯之慙以曉其臣民眾庶也。凡因會而陳之者皆曰誥，不特告君亦以曉眾庶也。通篇以德字為主，首節慙德二字，湯恐德有所虧也。桀之昏德，正與聰明之明德相反，故湯有勇智之德，乃能受命，爽師而言，是聽聞也不適二節，正是足聽聞之德，以下是勉湯日新其德，以統御諸侯而建中于民也。一章關要尤在懋昭大德五句，懋昭大德則為率典，為有禮，正奉若天命，永保天命之事。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懋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

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若古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合參湯既伐桀桀奔往南巢地方湯因拘禁之于此遂代夏而有天下因思堯舜禹揖讓相承至已始行放伐之事雖順天應人但事出創見故自以為德不若古而深用慙愧曰我之此舉豈不自信于心但恐來世亂臣賊子輒以我今日之事藉口以為指憲則所以破萬世之亂階者未必不出于此所以不能已于慙愧也聖人慎萬世之大防如此
折講此序作誥之由上句原其心下句達其言也○袁了凡曰功無慙而德慙于恐句正是成湯意中之慙事口中之慙語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塗隘也塗泥也塗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是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止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有禹之所服行者也湯肇夏而繼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天命之不容辭也

析講惟天生三句是原天立君之意聰明與有欲對看乃先知先覺不滿
欲之人也時又內含表正意滿昏德則非聰明民鑿塗炭則非但不能時又
此天所以錫湯勇智而使之時又也勇智正對聰明看表正以下正對時又
看勇故能布昭聖武智故能枯上克明表正二句一連說言天所以錫王勇
智者正欲王表正云云也茲字指表正辭服說二句亦一連在典常之道嘗
服于禹而道之大原則出于大所以表正辭服也定只在率典奉天而已率
字嬰兒率天下而共由意方與表正相應天命只指典常以其為天所賦也
不指伐桀言○一章以首節作冒後七節通申首節夏王二節即有夏昏德
二句惟王二節即天乃錫于三句佑賢三節則所謂率典而奉若天命者也
首節又以前三句作冒冒處先原天立君又民下方分疏湯桀有夏二句疏
桀不能又錫至五句疏湯能又說本逆志雖分段與沈蛟門說稍異而意定

孟子卷之二

朱子

不相恃也。○袁了凡曰：亂因欲生。此探本之論也。聰明是不溺于欲。處以已無欲治民有欲。所謂時也。錫者寵異之意。聖人聚剛厚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牽制之。聚清明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寒蔽之。此所為錫王勇智也。表標也。立標于此。人所取正。故曰表正。服曰舊者。以一代言。則為前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為開闢以來聖人之所共由。典常也。包納常在內。率字有力。乃躬行倡率意。天生聰明。就大資說。天錫勇智。就天德說。乃錫乃亂。二乃字當重看。○董思白曰：惟天生聰明者。聰明則知得欲之不可溺。又知民之各求遂其欲。又知亂之所由起。惟是這等故。可以為民主。故使之治之。○姚承憲曰：四海之大。民生之多。寒欲衣。飢欲食。翕然而胥求。便須有法以爲之處。况其中又有強弱智愚。寡之不一。若乎此。其勢必至爭。爭必至亂。斷非有主不能治也。○惟天生民有欲。則此欲宜聚。不宜拂。故聰明時。又非但謂無欲治有欲。正謂人主無欲。乃稱。始能洞悉民隱。以曲遂其欲。惟

其欲。故民各安其分。而爲又。○朱竹垞曰：欲字不甚不好。耳目口鼻之欲。也。但大主與民所處不同。故在人主不可縱。而小民不可無人主有欲。則無欲則聰明。小民欲遂。則又欲不遂。則塗炭正。不當以例論。○禹明德以君萬邦。則表正禹之舊服也。有夏昏德。荒墜厥緒。此緒安可無敬承者。故湯放桀。仲虺不以爲韋。不以爲創。直說是續。正見得禹有典則。以貽子孫。祖宗服行之。不肯子孫失墜之。異代之聖人。與復之。統殊而道則一也。舜以傳禹。禹以傳湯。孟子見知聞知之論本。此此治統。即道統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尉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合。參。夏。桀。昏。德。既。獲。罪。于。天。矣。而。又。矯。詐。誣。罔。託。為。上。天。之。意。造。作。虛。詞。宣。布。命。令。于。下。以。惑。其。衆。故。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衆。庶。煥。然。于。綱。常。倫。理。之。中。以。救。斯。民。于。塗。炭。而。升。斯。世。于。明。昌。也。天。之。命。王。如。是。信。乎。不。可。辭。矣。何。慙。之。有。
析。講。此。中。言。天。命。湯。不。容。辭。之。意。也。式。湯。二。句。申。說。厥。師。者。即。表。正。纘。服。率。典。若。天。以。治。民。之。爭。亂。也。矣。正。對。昏。與。塗。炭。說。言。民。去。桀。就。湯。譬。猶。出。泥。淖。而。與。之。被。濯。離。湯。火。而。沃。以。清。冷。寧。不。爽。然。厥。師。厥。字。指。桀。見。本。桀。民。而。湯。爽。之。云。耳。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于之德言足聽聞

批。早。履。反。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定。多。徒。衆。肇。我。邦。于。有。夏。爲。桀。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雖。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簡。衆。大。小。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于。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合。參。桀。既。無。道。而。所。用。的。又。皆。簡。慢。賢。者。阿。諛。權。勢。之。人。實。多。徒。衆。爲。之。濟。惡。我。商。以。有。道。造。邦。不。容。于。夏。如。未。苗。上。有。根。莠。必。遭。鋤。治。穀。粟。中。有。糠。秕。必。被。簸。揚。商。衆。無。小。無。大。無。不。懼。湯。之。陷。于。非。罪。而。况。王。德。足。人。聽。聞。桀。安。得。而。不。忌。之。哉。

析。講。上。二。節。言。天。命。不。可。辭。見。王。之。順。天。此。下。三。節。言。民。歸。不。可。遏。見。王。之。應。人。此。節。則。言。湯。之。不。容。于。桀。者。以。其。有。德。也。德。即。下。節。所。云。足。人。聽。聞。者。言。其。盡。善。盡。美。洋。洋。盈。耳。也。非。辜。以。上。皆。取。譬。桀。不。容。湯。之。勢。矧。于。二。句。始。提。湯。德。開。端。起。下。惟。王。節。問。業。肇。之。云。者。突。然。崛。起。之。意。言。衆。不。好。之。中。

而突出一好人也

惟至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

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于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于人不吝過于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懋心志絕不近之以自娛樂王于貨利常惡剝削民財絕不聚之以為其本源澄澈如此推此心以用人則用舍無不當于人之德懋而悉有眾者則崇之以品秩又兼之以衆職而懋其官于人之功懋而累者勲烈者則錫之以土田又旌之以章服而懋其賞則用人得其當矣推此心以處已則舉動無不宜取人之善若已有之而無忌嫉改已之過知非速去而無畏難則處已得其當矣是以臨民之際含弘廣大中有節制不以慢游縱弛為寬而克寬焉慈愛惻怛中有嚴勵不以柔懦姑息為仁而克仁焉雖始于亳都而德實彰著于天下兆民皆信其寬足以有容仁足以廣愛可以為天下君也德之足人聽聞者如此

注中然後是以字可見四懋字俱是繁多意而下懋字是我以彼為懋而懋

之也。字樣較活，德就入之所蘊，言德懋者，言非一善之可名也。功就入之所
立言功懋者，言非一積之可稱也。用人就取人之善，說惟已者，人之有善若
已有之也。改過就遷善，說不吝者，遷勿憚改也。寬以言仁，以行政言俱
就臨民上說，寬仁者，人君之大德行之，不得其道，反為寬仁之累，故以克為
難彰，信兆民，只言其德昭著，孚信于民，正所謂足人聽聞也。未便就歸戴上
說，不遜不殖，註以本源澄澈言之，正顧上錫土勇智意見非勇，足以斷智足
以察則生而有欲，亦人情也。安能于聲色貨利而遠之如此。○王字泰曰：九
經之道，遠色賤貨，而後能貴德。德本原無累，則用人處已之當一此心之
清明者為之也。○問業用人惟已，若只說不與人之能，與懋官懋賞等，何
關處已看來，用人惟已，乃是舍已從人，人以為善之意，故與改過不
吝俱屬處已不吝，是其心無一毫私，所以不吝所以能無過也。○寬
以度量言仁，以惠鮮言彰，信言其寬仁。○實德在者而民皆信之，克處即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敘徂之民，相慶曰：後予。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
粢，盛湯使亳眾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
何，僭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
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
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
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于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
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
為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合黎民之信我王而歸向者，何如試觀之征伐時可知矣。乃昔葛伯廢祀，王

使臺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乃殺饋餉童子而奪其酒肉王不得已興兵伐之王之初征實自葛始因而并征討天下無道之國彼時四方之民苦上暴虐望而不至反出怨言王往東面征討則西夷就懷怨望王往南面征討則北狄就懷怨望皆說我等一般被害王獨何爲救彼而後我乎是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如此及王師一至則那方百姓都與妻子相慶言我等困苦專望救援今我君來除去無道廣布仁恩我等百姓真是死而復生矣是王師已至而民悅之深如此觀此則斯民之愛戴歸往于商豈一朝一夕哉則今有天下實迫于人心之歸其來有舊耳何以慙爲折講此承上言王德足人聽聞而彰信兆民是以征伐所加民心無不歸向也東征三句王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故四句王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俱就伐葛時說末二句緊承上看即其一情征伐而得民之深則知民之戴商非一日矣○王中泰曰惟舊二字與今日一役對看蓋征葛後十七年始

有鳴條之役也民之戴商已兆于征葛之時則商業之興豈在于鳴條之役

佐賢輔德顯遂良善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佐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傷也固存者佐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合參受命之初正命德討罪一新之會而人心激勸之時也天下諸侯可不思所以統御之乎諸侯中有才全德備而爲賢者則當隆其禮遇以保佑之不但增其爵級而已有積善行仁而爲德者則當厚其祿秩以輔翼之不但安其土田而已有委身徇國之忠者則樹之風聲以顯揚其名有奉公修職之良者則加之獎勵以成遂其志此因諸侯之善而善之也諸侯中有不能有爲之弱者則兼之而治以王官有政治不明之昧者則攻之而削其封地

有倒置背理而為亂者則滅其國以取之有荒淫暴虐而瀕于亡者則戮其
身以悔之因諸侯之惡而惡之也夫弱昧亂亡本該亡者而兼攻取悔乃因
其亡而推之耳賢德忠良本該存者而佑輔顯遂乃因其存而固之耳固存
之政行則諸侯之善者益知所勸推亡之政舉則諸侯之不善者皆知所懲
將見有存之可固無亡之可推而屏翰于下國者莫非有道之邦矣侯邦豈
不昌盛乎

折誘前既釋湯之慙以下以君道之當然者勉之見得不必以得天下為慙
但當自今以往盡其為君之道以凝承天命耳此言是言懷諸侯之道也佑
賢二句是因其善之大小而重輕以勸之兼弱二句是因其惡之大小而輕
重以懲之推亡總承兼弱二句說固存承佑賢二句說邦就侯邦言○虛
欽卿曰佑者賢為主而我助之優崇之謂也輔者德為主而我翼之培植之
謂也顯忠不第樹之風聲而且暴其衷曲遂良不但寬之文法而且展其中

藏兼吞使吏代之治也政者貶削而懲戒之也奪彼予此之謂取廢祀列人
之謂傷推亡固存是過接語蓋整理封建之法也○屠道南曰賢德忠良
善自大而小弱昧亂亡其惡由淺而深○善善長故先崇其所重故先大惡
惡短不得已而後及之故先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
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
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
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
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
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
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
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
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

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脩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邇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

合。系。夫。人。君。以。一。身。統。萬。邦。所以聯屬而綏懷之者，德也。爲君者，誠使其德篤實光輝，日新不已，則萬邦雖遠，無不愛戴懷歸。况其親者乎？若不修德而侈然自足，則九族雖親，亦皆離心怨畔。况其遠者乎？人心離合之機，如此。吾王雖德足聽聞，又豈可自滿哉？又當加日新之功，益勉明德，予以建中道。

予民傳四方有所觀法可也。懋德建中之文，何如義者中之用事至下。以義對決其可否，而使無不得其宜。禮者中之體，心有所動，須以禮轉節其過差，而後無不歸于正。如此，非特建中于民，而以之貽謀于後，則子孫亦法王之制事制心，而垂之有餘裕矣。是道也，必學問而後能。我聞古人有言曰：人若能自得師，自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虛心聽受而無勉強，未有不爲天下王者。苟傲然自聖，便至于亡。何王之可望也？天下義理無窮，一人聞見有限，能孜孜好問，則德益崇，業益廣，未有不自寬裕者。苟侈然自用，則誠自狹小，何裕之能爲也？王誠能隆師好問，則德昭而中建，萬邦之懷有必然矣。何以懋爲。

析講此言修德檢身之道德字兼體用言。舍下懋德建中意，萬邦指民言。惟字說得親切，乃字說得嚴重。此四句是泛言人心離合之機，以見不可不懋德。意懋德建中一串說，亦兼體用德與中一般。懋德有工夫，建中無工夫，懋

德所以建中也。中謂之建者，自天君身上做出，與人看而使天下咸有所歸。法也。以義制事二句，正懋德建中之所從事者。義與禮即是大德事，有當然之準。曰義心有恰好之天理，曰禮制事如利刃着物，便做兩片。主斷制言制心，凡念慮之動一稟禮以為準則也。主節制言以義而制其所行之事，則無過不及而中之用行以禮而制其所存之心，則不偏不倚而中之體立。後是指後王比建中深一步看，言不特建中于民而已也。此一句雖是說效，亦見懋德建中之當務與首二句相應。予聞曰：以下是言欲盡君道以垂法，必崇師道以立本，也能自得師以禮義貫王字，不是致王言能自得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已全王者之道也。好問亦兼禮義言，裕字以德業貫，不必分貼。則見聞日廣，志慮益充，而中心寬裕也。此二句對德日新看，謂人莫也。若與自用對志自滿看，通節總見修德為統御諸侯之本也。○德即萬物得之性，必日新。一日則萬邦近，天子之先自深父母之愛，有依依歸于下。

解者惟懷而已，德之無倚倚為中中之隨在。約束曰義，禮懋昭者勉致。明也。昭即新懋昭，即口新德之與中初無二理。以上之所得而言，則為德以下之所取正而言，則為中。昭德于此，所以作則于彼，是為建中。重我建中，不重民型，我說義者宜也。凡事本有此宜也。禮者體也，此心自有體也。皆即所謂中也。茲所云制，不過將本宜之成法，裁決其事，使物物不越其則，將本體之範圍，樽節其心，使念念不踰其防，是則事與心莫非天然自有之中矣。自得者隨在自取其師資也。曰好問，則裕若欲垂裕，必先自裕。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吾善，何等充裕也。然而隆師好問總之一不自滿，此正日新之大肯綮。○王振子曰：德日新四句，猶是泛論。至懋昭句，再提王字，方力勉湯盍懋昭，所以率典而制事，制心又懋德之寔下手處也。總來誥文重此數句，乃一章結穴處。建中裕後各就上句帶出，見表正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

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

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於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合參仲虺于篇終而歎息口嗚呼天下事有始斯有終王欲謹其終使國家長治久安惟于今受命之始圖之凡天之于人循理者封殖之違道者覆亡之不易之道也王或敬奉天道勉有恤而戒昏暴則保佑自中有封殖之休焉覆亡之虞而天命乃永保于勿替矣夫欽崇慎始也永保有終也所謂慎

終惟始者如此可見今之受命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王可不勉圖而

歎哉

析講此包上二節意而言之欲其謹于受命之初也慎終惟始俱有工夫而重在惟始上言慎其終之道惟在于始也內有務日新戒自滿意此二句是言其理殖有禮二句泛言天道之福善禍淫以見其不可不謹始善終之意有禮者即所謂御侯檢身各盡其理也封殖即下永保天命意覆昏句反是欽崇天道者敬順其福善之道而以禮自持祇承乎禍淫之道而以暴為戒凡所以統馭諸侯修德檢身者無一不盡其道則天乃有封殖而無覆亡所謂萬邦惟懷之大命可長保于無窮也欽崇二句正是勉王慎終惟始之實王以大德而受命固為天之所殖矣然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不終將必有悖禮而入于昏暴者故以慎終于始告之要體可寧勸勉之意○新安陳氏曰殖理覆暴與推亡固存同一栽培傾覆之意特有人

已之分前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此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也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言理則出王游行與我不相離也運則代禪無窮可以與我亦可以與人也

湯誥○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全文無古文有

全旨通篇以綏猷惟后一句為主策不能綏猷故湯為下民請命于天俾子節言一人正應惟后言輯寧正應綏猷責造邦以輔輯寧正欲諸侯共成綏猷之任也善罪正言克綏不克綏處末是勉諸侯以實心共為輯寧真能輔君綏猷意○袁玉璠曰首節序作誥之由王曰節言君道所係之重夏王三節言奉天伐夏之事俾予三節以君道自責而并望諸侯末申結相期之意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合參史臣說湯既克夏而有天下乃復歸亳都天下諸侯來朝湯乃作誥告萬方臣民湯雖對諸侯言而實與天下更始也

析講此敘作誥之由也誕告包一篇在內原君道之重昭革命之及敘付畀之責嚴造邦之戒皆是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卽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

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合泰湯先嘆息言曰嗟爾萬方有衆當明聽我一人誥詞夫人所以有仁義

禮智信之性者從何得來本是惟皇上帝化生萬民之初降這大中至正之

理于民渾然在中毫無偏倚所謂衷也下民既稟受此中只順着天稟之自

然便都有個道理如父子自然有仁君臣自然有義長幼夫婦朋友自然有

禮智信此常性乃古今聖愚所同有者但天之降衷雖同而人之稟受則異

所以變化其氣質而使之各安于其道者責惟在君而已蓋天能降衷而不

能使民自全其衷民能受性而不能自盡其性故承天治民之責必歸之君

耳君道之重如此

析講此節言君道所係之重以起下節歸重綏猷一句○大全朱子曰天之

生物本不有恰好的道理降與爾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劉子所謂受天地

之自然所謂成之者此也○西山西山曰衷曰降衷才曰降才深惟降之一言

真若天之與人交和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與○茅鹿門

曰衷性猷一理也但有原于天具于心發于事之別耳其實猷即道也道即

性也性即衷也衷即天也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若有若字無工夫是不

假修爲而出于自然之意綏猷指民自安于道說雖主教言而養意亦不可

失與後輯寧相應所謂化之處之是也衷是天命之性猷乃率性之道惟后

綏之則盡修道之教中庸實本于此○王方麓曰此節以惟皇上帝惟后二

惟字相對着降衷恒性天所能也綏猷必待乎君見君道所係之重如此猷

指天常人紀言○王振子曰克是綏猷工夫全在后身上料理此成湯聖學

樞粹處○恆性時謂聖凡一體只說得性之同須知沈者性萬變而不遷其

善猶水萬變而不移其濕其中一點習染所不到處即銷之鏤之有不得易

者在焉故曰恆○要旨惟后者有刑政以治之有教化以導之作之君作之

師三才所賴以立也。化育所賴以贊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濯鄰知反。荼音徒。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蠶之毒。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

極。木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

并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泰夏王正是有殺獸之責者。乃滅仁愛之德。徒事殺戮之威。以至大播凶

虐于爾諸侯之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害不堪。如荼苦毒。蠶之難忍。並告無罪于天地神祇。惟天道至公。子能殺獸而善者。則福之于。不能殺獸而淫者。則

禍之。夏王淫虐。故天降災以彰其罪。使不復為君也。天欲亡桀。如此析講。此承上言桀失道。以見其可伐也。夏王乃身任殺獸之責者。滅德極

虐。則不止失殺獸之責。而以篇內爾字。皆指諸侯言。有眾萬方。皆指民言。大

道一句。泛說重禍淫一邊。桀之失道。可謂淫矣。天安得不降災以彰其罪乎。降災只指伊洛竭之類。未便遽說到桀亡。蓋天心仁愛人君。與其改悟桀惡

無改。此天所以明示誅絕也。董思白曰。夏王數節。把天說曰。天道禍淫。曰天命明威。曰天命弗僭。曰天休曰昭告于天。曰簡在帝心。俱有訓合照應。○

袁了凡曰。滅德滅君德也。殺獸之德喪矣。威與虐相應。作者有意之詞。罹者人不能脫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其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亦以與爾有眾。請命。

戮當作勳。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肆遂也。元聖。伊尹也。合參天既降災以彰其罪。正天命明威之所在。假手于我者也。故我小子奉

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夏罪而必伐然征伐大事一惟聽命于天而不敢自專遂用玄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以請夏王當討之非于天又恐一人不能以自為遂簡求天命先覺之大聖人資其智勇同心戮力以與萬邦百姓請更生之命于天焉

析講肆字緊承上文言言已奉天伐罪以救民也民被毒命已絕矣故特請其更生下文允殖正與此句應湯之伐桀所謂順天應人者如此敢用三句是不敢自專而告乎神聿求三句是不能自行而資乎人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若草木之生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責支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意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合參我諸命于天而天果信佑下民使義兵一討罪人遂亂亡于南巢而屈者不虛矣
苦而各遂其安養之信乎其生殖矣此則天之佑民者益信而我之請命者不虛矣

析講此承上言請命于天而天果孚佑也罪人句本乎佑來惟其真能佑助下民故使罪人屈伏也天命指應運之命責若草木只是明白易見之意二句就罪人黜伏上見之一說責若草木帶下兆民言民困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則凶害已除燦然若草木之繁華而生意可觀衆民信乎其生殖矣○殖生長也殖曰允者昔未可知而人喜其得之之詞也未說到樂利上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輯和戾罪墮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合參夏德昏亂邦家每渙散而不和輯搖動而不安寧今罪人既黜兆民無主天乃使我一人任綏猷之責盡綏養之道以和輯安寧爾邦家付托如此

我恐輯寧之道未盡獲罪天與民不知用是慄慄危懼若將墜于深淵責愈重而憂愈大不能不望助于爾諸侯也

析講此言已受付托之重而懼不克勝言外舍求助諸侯意俾字重看輯寧應上綏猷意兼教養言不可分貼輯寧和集之而使無垂戾寧者安康之而使無困苦也一人正應上惟后以一人輯寧邦家正見其責之重意茲字指

上句說言惟此付托之重所以常恐得罪于上下天下民而慄慄危懼也若隕深淵正是形容危懼之意所謂憂愈大也愈字對上伐桀言昔命我伐桀責固重憂固大今又命我輯寧貴命重憂愈大也要看將字是欲墜未墜意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愒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愒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台黎天以輯寧之責付我我固不敢言安矣所賴以其濟者實爾諸侯也凡我新造之邦皆有承天長民之責其無或愒意而後于非法無或縱欲而即

于愒淫蓋以俾予輯寧乃天之休命而輔君輯寧則爾之典常也其各敬守爾之侯度奉法修職而共承上天之命可焉

析講此正明求助諸侯之事承上節以君道看蓋任輯寧之責者在君而分輯寧之責者在臣也無從匪彝即罔天法度之意泛指政事言不專指刑罰

無即愒淫即罔淫于樂之意指處身言蓋匪彝則縱肆以壞輯寧之法愒淫則怠荒以廢輯寧之政故戒之爾指輔君輯寧之常道言天休指俾予輯

寧之休命言守典承休者謂法度必循其常逸樂不渝其則以佐輯寧之功成綏猷之化而使天之命我者有以仰承而無負也承天休只是終其付托

之意四句是一戒一勉意○愒慢即愒過也虺曰率典湯曰守典天下只有常道匪彝愒淫不可常也守典便承休處以承是用功字眼要見深望諸

侯之助而恃以無恐意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罪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合泰爾能守典承休是有善也我則輔佑顯遂不敢或蔽我不能輯寧是罪當朕躬也我則不敢寬恕而自赦所以然者以善與有罪皆一一簡閱在上帝之心天道福善禍淫不可得而逃也信乎為君臣者當各盡其道矣然天命我為萬方主我之責尤重其爾道方民不安于道而有罪在予一人不能輯寧所致罪若我不能輯寧而有罪予爾萬方何與信乎在我尤不可不盡其道矣

此講此節言君臣不可不盡道也自爾有至帝心截上言天道至公以見君臣當各盡其道下言君臣當然以見已尤不可不盡道而臣當輔之也以天及已二意看爾有善承造那一節來罪當朕躬承俾予一節來萬方有罪言民不能安予道在予一人者言我不能盡輯寧之道也予一人有罪與罪在朕躬同此節大抵重在責已而屬望諸侯意在其中○袁了凡曰守典爾之善不能輯寧君之罪也蔽者障蔽使不得申弗敢赦有拔除懣悔意不空認罪已也不敢者迫于好善愧罪之真心也兩言弗敢正為簡在帝心要剔透耳萬方有罪皆君不能緩猷一人之罪只為萬方不輯寧非指君有失德也○周季候曰其爾四句申明罪在朕躬一語誣告心正在此節節遞下歸重此處與前惟后意相照○王振子曰其爾萬方四句以已對萬方專罪已而結上一人惟后之意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克緩厥猷惟后也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克緩厥猷惟后也見一人責重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沈時壬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如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
家人已而言

合泰湯又嘆息曰嗚呼圖終先于慎始今予一人與造邦固皆有始矣然未
可保其終也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予一人非徒言之而庶能寔盡輯寧之
責尚造邦非徒聽之而庶能寔盡守典之忠則君永免獲戾臣可永藉天休

矣否則或予或奪天命至為可畏安能必其有終哉
折講此結上文而言時字指上三節說包輯寧守典有善無罪在內忱者信

其言而見于行也兼君臣在內有終是天命有終時忱而曰尚克者期望其
必能也有終而曰乃者深見其難致也○莫中江曰時是也忱有懇惻力行
之意曰尚克也乃亦皆難之而庶幾其必能也雖兼人已重求助邊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書文有
伊訓太甲曰首節之本序古有夏二節言有夏興亡之故及商之所以

興亡上節勸太甲以明德之本務先王三節舉湯之創業慮後者以告太甲
末節則以天命興亡警之以結篇首之意○通篇以筆潑人紀為綱領正烈
祖成德之當者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
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見彤句反○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
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
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
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于廟也先
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
即位收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

正朔書曰元年冬七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此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編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編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編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全滕之冊雖編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禘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

正朔書曰元年冬七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此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編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編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編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全滕之冊雖編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禘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

深柳堂

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徐見肅序。合泰史臣說。惟太甲即位改元之年。十有二月乙丑之日。此時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以冢宰代祭于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以即位改元之事。此時侯甸諸侯皆在助祭。與內外百官各總已之職事。以聽命于冢宰。伊尹以嗣位守成。要宜法祖。乃于廟中明言烈祖成湯修紀之成德。以訓告于王。欲其嗣德以保業耳。

此史臣敘事之始辭。天子喪三年不祭。故伊尹攝而告廟。是告以即位。改元事。天子喪三年不言。故攝而臨羣臣。侯甸是外臣。朝見新君。百官是內臣。臨羣臣亦是祭所。還重告廟。一邊通節重告王。告王必于此時者。先王臨之在上。質之在傍。故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烈祖之成德。指修人紀一節。曰。鳴言者。或以古今興亡示之于先。或以天人禍福戒之于後也。冢宰以上。是攝位之禮。因言何是告君之志。殷人重鬼。故謂年為祀。謂祭祀

一也。烈祖有功之祖。成德已成之德。亦一成而不可廢者。○王振子曰。此篇訓于嗣德。要在謹始。故曰。朕載曰。正初。曰。肇修。皆始之義也。及論謹始。又要在防微。故曰。有一日。罔小。罔大。皆微之意也。蓋敗度敗禮。伊尹早見其微。故纒勉以愛敬。隨戒以風懲。皆垂刺膏。盲而痛切。訓之謹初。謹微。是眼目。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於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于亳都也。

合。泰。伊。尹。將。言。成。德。而。先。即。夏。事。以。戒。之。曰。嗚。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古。有。夏。先。王。大。禹。當。其。敬。勤。兢。業。勉。勵。其。德。是。以。動。天。眷。顧。不。特。七。政。五。行。各。順。其。候。而。無。有。上。天。災。異。邪。沴。之。于。至。于。山。川。各。奠。其。位。鬼。神。亦。享。其。祀。莫。不。安。寧。焉。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于。鳥。獸。魚。鼈。亦。皆。順。適。其。心。並。育。而。並。生。禹。以。德。而。獲。天。休。如。此。迨。其。子。孫。不。能。法。禹。之。懋。德。肆。行。暴。虐。故。天。降。災。有。夏。假。手。于。商。以。誅。之。非。復。如。前。日。眷。命。之。隆。矣。天。之。所。以。誅。桀。而。假。手。于。商。者。以。桀。造。可。攻。之。孽。于。鳴。條。而。我。商。王。修。德。于。亳。都。惟。德。可。以。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

折。謂。伊。尹。將。言。烈。祖。之。德。先。以。夏。事。告。之。見。天。命。祖。宗。之。不。足。恃。欲。太。甲。以。桀。為。戒。也。有。夏。先。后。即。指。大。禹。方。字。猶。當。字。懋。德。如。克。勤。克。儉。精。一。執。中。其。是。罔。有。天。災。二。句。平。看。觀。亦。字。降。字。可。見。弗。率。者。不。能。法。禹。懋。德。也。降。災。即。是。履。亡。意。造。攻。二。句。申。言。所。以。假。手。有。命。一。意。也。亦。理。所。以。起。下。節。之。意。方。

先。后。懋。德。上。帝。降。休。即。幽。異。猶。得。蒙。其。澤。所。謂。百。祥。也。及。後。人。弗。率。上。帝。降。威。雖。烈。祖。無。以。庇。其。孫。所。謂。百。殃。也。前。後。意。正。相。貫。○董。思。白。曰。舉。有。夏。先。后。懋。德。便。有。暗。照。烈。祖。成。湯。意。在。言。子。孫。弗。率。便。有。暗。照。太。甲。縱。欲。意。在。不。可。露。耳。○袁。了。凡。曰。罔。有。天。災。四。句。獨。不。及。人。此。有。深。意。舉。其。難。者。以。見。之。也。○王。宇。泰。曰。罔。有。天。災。四。句。相。推。下。去。不。可。以。下。二。句。作。無。災。之。實。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於。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合。察。夏。桀。暴。虐。民。之。塗。炭。極。矣。他。人。不。敢。聲。罪。除。害。惟。我。商。王。負。天。錫。之。勇。而。具。克。寬。之。德。是。以。敷。布。昭。明。我。義。禮。之。武。以。興。師。弔。伐。代。其。荼。毒。斯。民。之。虐。而。施。之。以。子。惠。困。窮。之。仁。故。天。下。之。人。信。其。志。在。救。民。而。有。後。后。來。蘇。之。望。無。一。人。不。懷。服。矣。

析講此承上朕載自毫句而推本湯之所以得天下也布昭二句一連說不
可以下句為上句之實布昭聖武自伐夏言代虐以寬自反夏之政言兆民
允懷緊承說○袁了凡曰惟字重謂當夏桀造虐之時諸侯無起而請命者
惟我商王云云武從至德中出謂之聖武○宋羽皇曰布昭是布德威以除
暴代虐是施德政以救民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
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
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氏曰立愛自親始
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合參今王所居者先王之位所治者先王之民所以嗣續先王之德者正在
于即位之初當無一事不致其謹可也然謹始之道多端而莫大于孝弟王
欲立身于此使凡有親者皆知所準則惟先志述事以孝其親欲立敬于
此使凡有長者皆知所準則惟先敬老尊賢以悌其長由是始而刑于邦家
終而及于四海莫不有所觀感而成孝弟之化矣其于嗣德謹始之道庶乎
克盡矣

析講上示以嗣德之意此節直勉其嗣德也不曰嗣位而曰嗣德者先王之
位以德致之嗣前人之位當嗣前人之德也德字不指聖武言罔不在初即
慎終于始之意立愛以下正嗣德謹始之道也立愛立敬猶云建中立極立
標準於上使人有所取則也未說到人化上孝弟雖眾心所同若非君躬行
以倡率之則下無所觀法立愛惟親內含不愆不忘善繼善述意立敬惟長
內含信任老成推崇耆德意方切太甲身上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之人儀
刑于上者言之非推行之序也即是上立字之意○嗣德在謹初者在王心
則志慮方新之時德易進在人心則觀望方悅之時德易孚也厥德二字含

下肇修節在內○盧鉉卿曰嗣德者位以德致也○不必將聖武寬仁攬入初
字重看王心敬肆之間人心應違之地實係于此○曰罔不者嚴緊之辭○一曰
不可少待也○黃綱齋曰立愛惟親言率親之攸行以防修端是愛親之大
者立敬惟長言聽長之箴言以防修端是敬長之大者後來太甲顛覆典刑
不惠阿衡伊尹先見其微○此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以至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
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弗逆
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
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
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何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
離事樂之心曷嘗斯須者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
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
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旣言夏失天下之易此
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懲所以繼之哉

合參伊尹嘆息曰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綱常倫理夏桀滅德作威廢棄人
紀至我先王成湯始修復之修紀之事何如于臣下諫言有裨修紀者則虛
心聽受而不拂于舊德先民可信修紀者則屈已順從而不違君毫都而居
一國之上則刑賞咸當寬仁並至而克明焉君人之紀立矣爲諸侯而在一
人之下則進賢至三蒙難不避而克終焉臣人之紀立矣取人之善不求全
責備修紀于用人之苛檢束自身則惟恐不及修紀于處己之際是以德隆
業廣天與人歸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得茲天下其積累締造之勤可
難矣王可不知所以嗣德而保守之哉

析講此舉先王之成德言之欲太甲知所嗣又見其得天下之翼欠

所重也肇修人紀為一章之綱領下六句皆修人紀之實繁廢之而湯於

之故曰肇修所謂茲率厥德與是也從諫納忠言也若先民順者德也居上

為下主居毫都而為諸侯言方與下以至於有萬邦句有關照與人不求備

所謂隨才器而使之也檢身若不及所謂懋敬厥德無時豫怠也若字從檢

字上說愈檢點愈見缺失之多以至於三字要玩見得先王奄有萬邦創業

之道不越乎人紀而積累締造非一日也茲字艱字通承上文講欲太甲思

其艱以副其德也兆民四海萬邦俱照應之辭○王振子曰本文茲字艱字

若指修人紀至有萬邦特識其時日之久著湯積累締造之艱耳尹原不以

萬邦為艱註亦不以有萬邦為業觀註于德盛業廣之下方說天歸人戴可

見○湯義仍曰通節要發艱難心事先王所以修紀者從艱難中樞術謂反

之之聖也積累之勤當有修德上說蓋真積力行之謂方見其難之甚也

惟字可玩肇字對嗣德看如不及不止言心其功夫亦如此○高紫曰

紀脫不得三綱五常人紀之修即立愛立敬之實事承亂之後故曰修

之後故曰立非有二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合參先王惟得天下甚難故慮天下亦甚遠不但自家修人紀垂典則以貽

子孫又廣求明哲之賢人凡明于理欲之判治亂之機者或舉于在朝或致

于在野使輔助後來繼嗣皆知修德檢身而不至廢墜先業焉

析講上節言湯得天下之難以下二節言湯慮天下之遠此則言求治人以

輔後王也輔字兼勸善閉邪二意如云將順其美使之由於禮度之中匡救

其惡使不陷于縱欲之失以修人紀立說○馮具區口敷求求之非一途即

立賢無方是哲人明于治亂之故者輔重救過一邊後嗣嗣德而非嗣位○

王字泰日後嗣即前嗣厥位者不專指太甲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為松潤反遠于顛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其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人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存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會以敗官為墨

合參先王既求哲人以輔治又制為官府之刑儆或有位之士其詞曰歌舞

人情所有但有節度若無書無夜而常舞于宮縱酒沉湎而在歌于室就與巫覡歌舞以事神一般是謂巫風貨色遊畋人所易溺須以禮節之敢有貪嗜貨利耽好女色常去遊觀田獵乃是過而無度蕩而不檢之人是謂淫風敬畏聖言聽從忠直親近老成疏遠頑愚是好惡正理其或反是是違背了好惡的正理是謂亂風惟此三風十愆人紀所以廢壞最為敗德害事卿士犯着一件則家必喪邦君犯着一件則國必亡况為天子而有天下者乎若天子而犯此風愆則凡有位者皆當盡言正諫苟不匡正則必以墨刑加之欲已用者知正君也然不惟儆于有位之臣又訓于蒙養之士使他日入官而知正君不自陷于刑辟也先王為後嗣慮如此王可不體此意而戒縱欲乎

祈講此是立法以儆乎臣亦是維持人紀意無非慮後嗣之遠也對上任人深一步看蓋使哲人輔之佞人間之德何由成故復立法以儆之也官刑指



墨刑曰以下官刑之詞也。侮聖言三句是惡人之所好。比頑童是奸人之所惡。喪國亡家。雖指邦君卿士。其是借言以形天子。故臣下不臣。指天子說。具訓者指風愆之戒。不諫之刑。悉詳言以告之也。不匡刑。墨欲其正君子。今日其訓業。士欲其正君子。異日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章述湯刑以防其失。過其縱欲之心也。○大全陳氏曰。嚴于有位。正所以嚴于後嗣。不重在儆臣上。○洪南池曰。上節是樹人。此節是任法。要見得求賢輔後。正欲賢老匡君之縱欲耳。設刑以儆臣。其實不重臣。只重諫天子之風愆也。一字最要別。○其西山曰。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不諫亦有刑也。○正義曰。三風十愆。謂巫風二歌也。舞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合亂風四為十愆也。風字是人放尤之意。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也。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懷。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嘗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訓。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謨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摠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合泰。伊尹訓告既終。又嘆息丁寧曰。嗣王當以風愆之訓敬之于身。而不忽念之于心。而不忘。蓋此訓詞非尋常之語。自其經畫于先王之心。乃聖人之謨也。近足者身克已。遠足致治保邦。其用甚大。何洋洋也。自其宣播于先王之口。乃嘉美之言也。綱目昭然。畢陳鑒戒。凜然可畏。其旨甚明。何孔彰也。且以天命去留言之。惟上帝之命。不常能戒風愆而作善。則降之百祥。蹈風愆而不善。則降之百殃。即以人心離合言之。勿以戒風愆為小德。而不為。日積月累。雖萬邦治安之慶。惟此基之勿以蹈風愆為小惡。而為之日積月累。雖

厥宗覆鑒之際亦此致之王可不敬念哉

析講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申戒之也功夫全在念頭上着力此正

是敬厥身處嘉謀嘉言皆就風愆講諫就垂訓之意言嘉美也嘉言指垂訓

之詞言洋洋者廣大悉備之謂孔大也孔彰者明白簡切之謂二句正見其

當敬念之意惟上帝三句以天命之去留言作善二句正明天命之不常也

降之百祥如罔有天災之類百殃如伊洛竭之類爾惟德四句以人心之離

合言德即善也萬邦惟慶即莫不寧之意人心得而基業固也反墜厥宗而

言天命人事之禍福如此為嗣王者其容以不敬念哉上言人紀而此獨言

風愆者能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人紀自無不修也○陸實甫曰念是做省兢

惕惟恐過不及覺而深維其故也包理弘而含意廣故曰洋洋明人心受病

之源燭狗欲易危之故明白痛切曰孔彰小德何能致慶而不忽之一念便

是慶源小惡未必即墜而忽小之一念便至覆宗絕祀○秦西汀曰但作善

則無往而不得祥但作不善則無往而不得殃故殃祥皆曰百要知善辨惡

效天之不常乃所以為常也○陳新安曰此篇訓于即位之初始終以與亡

為勸戒夏以懋興德桀以弗平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興而欲其以愛敬

之良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其以縱欲之心敗厥德戒之也

永言天人之祥慶勸之保其所以與天人之殃墜戒之陷于所以亡而大綱

則在祇厥身念哉之一言則又為嗣德之本也○王振子曰括出罔小罔大

與上有一必喪必亡對照○王字泰曰宗即宗廟此時在廟中對群臣以訓

王故言萬邦謂不惟一人有慶而侯甸群后亦蒙其慶言宗見不特萬邦離

德即今日所祭祀之宗廟亦墜矣

太甲上○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交

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記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

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

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全旨此篇分三段看首三節因太甲不順而作書以望其法烈祖王惟庸四節因太甲不德而口陳以望其法烈祖王未克變三節因太甲不能改過而行權以教之卒致其允德而後已總桐宮一事之始末也此篇作于桐宮未遷之先後二篇作于桐宮既遷之後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謫史氏錄伊尹之書先以此發之

合參也臣敘伊尹居阿衡之位任托孤之責正嗣王之所以當順從者而太甲即竹之始乃押比群小不聽從伊尹之言尹所以不能已于告戒也

祈講阿衡願之以相保倚之以為平也此原伊作書之由伊尹之言以上篇事證如願德保業敬念風愆之訓是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受命于天而天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惟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監音鑑左音佐○願常目在之也謚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眾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合參伊尹作書告太甲曰天位至重非有大德者不足以居之我先王成湯于上天所賦明命靜存動察時時省顧而不忘以此願謚之心奉祀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神無不極其祇肅故天監其德默有眷顧之意用以大命集其身使為民主而撫安萬方之眾是先王既以德創業矣且尹躬身能左右其君以安民眾凡所以戡定禍亂立經定制者皆贊君舉行故嗣王得以大承基緒統臨萬邦也王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躬而不從哉

所講此下三節是作書以告太甲此節不以得天下之所自欲太甲知重其緒也先王成湯德既本于天縱學又務于日新天之明命即人虛靈不昧之本體也顧諟兼動靜言天理隨處而流行此心隨在而有見靜而存養固澄然視于無形動而皆察則昭然昭于有覺所謂顧諟明命也以字承顧諟說來言其以顧諟之心而祀神祇敬也祇肅之心即此顧諟之心不可以明德恤祀平看蓋分之雖有明德事祇兩樣總之一敬德而已故下文只曰天監厥德用集二句承天監來雖是分有天下與安天下亦須串說集天命言天以伐夏之大命聚天也緩萬邦承天言天集大命于湯而使之撫安萬邦之民也無緩久以歛輯寧等事講與宅師相應以上三句一氣說來惟尹躬三字說常日言聽其言意左右厥辟宅師言輔君以安民也不可以致君澤民于言承其緒者臨已定之萬方統已安之民衆大承其業之遺緒也轉字緊承說言有先王之君又有伊尹開國之臣故嗣王得承此無疆之業也○袁了凡曰此亦神嘗聚于目故念念相依當顧諟以承二句只是顧諟于無間見其無往不敬意不是推此心承之亦不是祀神時承之天地百神之靈即明命之不昧祇肅承奉之念即顧諟之不違再舉二事總言能敬德也監者顧諟之極天心與湯合也撫者除殘去暴緩即緩猷撫而緩之各安其生復其性則顧諟之德合萬方矣惟尹緊承說宅師承撫緩來不承者望其承德也○真西山曰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非特聖人無時少忽于天而天亦無時稍忘乎聖人以其本具而返觀之曰顧以其合德而出王游行皆爾及之曰監撫緩猶云萬邦為其撫緩而有天下耳不是用力去緩之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黍厥祖

先見如字相去聲下同○夏都安邑在毫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

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僞心勞曰拙則缺畧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丁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還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合參伊尹又卽有夏之事以儆太甲曰從來國家休戚君臣共之尹常見夏王知君道在于忠信而周存實心行實事以永保天命而有終故其輔相者亦得與國咸休而惟終其後夏桀失君道而罔終故輔相者亦戮辱而罔終今我嗣王其以夏桀無終爲戒哉當自盡忠信以敬爾君道求其有終而流慶于相不則基緒不保而忝辱爾祖矣尹將爲罔終之相矣雖欲盡忠匡輔亦豈能自保乎
所請上既示以開創之功以見已之不可忽此又儆以前代之事以見已之

不足恃也自後世前故曰先王○字看忠信謙心與事言須貼切字意謂實心實意無少虧缺不始勤而終怠不外修而內荒不心既佞人而貌敬正士也有終是享國長久之意惟終是與國咸休之意罔克有終補出不忠信字如矯詐誣罔是也戒哉是戒其不能忠信也下正是戒處賦厥辟指忠信說基緒罔終而忝辱其祖不能忠信則爲君而失其爲君之道雖尹躬亦將爲罔終之相矣始言罔終則累于相臣繼言不辟則辱于其祖其微之者深矣○洪南池曰明命之全體實之于心曰忠明命之大用實之于事曰信○馮懿生曰伊尹恐王于已非忽則恃故兩提尹說躬字是身親之意言已躬克之而又躬見之也以見王不可不惠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合參伊尹作書告太甲而太甲視爲泛常通不在念若不聽聞者其不惠猶

故此尹面言所由進也

折講問念間指上兩節說此節為下張本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
時流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貌
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
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合參伊尹乃口陳以勉太甲曰昔先王成湯孜孜為善當昧爽時即洗心滌
慮大明其德不使有一毫人欲得以汚心由是心有所得坐以待旦即欲見
之于行為善何勤也猶慮後人不能知也之勤于為善廣求俊彥置之左右
使之開導後人俱知明德保業慮後人為後人者正宜效法其德而聽
用其人以紹先王基緒之隆庶幾無虞其可顛越求賢啓迪之命以
距于覆亡之禍哉

希謂此因太甲不念聽其言復口陳以戒勉之昧爽丕顯二句言先王為
之勤旁求俊彥二句言先王慮後之遠昧爽正事物未接全體澄澈之時丕
顯者洗心退藏而擴天理于方見過人欲于未萌也就心一邊心有所得則
坐以待旦亦是昧爽時急于方行意就事一邊昧爽丕顯有以朋是德之體
修能行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行故旁求俊彥以啓迪後人啓是聞而
發之屬知迪是順而導之屬行須以明德行善貫講亦要含敬虔敬禮意如
以義正君以禮防君之類命是求賢啓後之命輕賢拒諫不勉于善則是顛
越其命以陷于覆亡之禍矣口無者戒其不可為也王守泰曰前言修人
紀而繼之以敷求哲人此言丕顯而繼之以旁求俊彥見乃祖之貽其子孫
者一是德二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耳王振

書經五經卷之四商書

子曰湯既以身爲子孫法。又以質爲子孫輔。本足保全。後人不使顛覆。若越厥命。是甲自覆。非先王也。言其感發。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取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合泰人君一身。國家安危所係。若奢侈縱肆。雖可快意目前。實非長久之謀。吾王當慎乃儉約之德。而儉飭自守。事必遵乎常度。以制其逸欲之萌。身必要諸禮法。以遏其縱肆之失。念不在一時。而在終身。不在目前。而在後日。上受延祖宗萬年之統。下思貽子孫百世之規。則厥命不至于顛越。而覆亡可免。豈非永久之謀哉。

新論此直指太甲受病之源。而藥之正。毋越命自覆之事也。二句一直意。子孫之懷字。工夫在慎字。內慎儉德。即所以懷永圖也。儉非儉。即思也。

而不侈。然以自放之謂。本身與事言。蓋敗喪。或禮屬身。儉則與敗。禮反。示圖就國家說。非而儉德之有永。慎者不忽之謂。懷者思勉之謂。大

之西山真氏曰。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慮者踈。王振子曰。上言王嗣厥德。德似湯德。若令取必于湯。此却不說厥德。說乃德。直令取必于已。以見前所云嗣厥德者。非先王之德。效王德已。德以嗣先王耳。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效法。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合參慎德圖。永之事。必知之明。而行之至。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不輕發也。

必審察箭尾與準的之法度相合。方纔發矢。則發無不中人。君慎德也。要如此。彼事有度。身有禮。乃吾心至善所當在者。本然之度也。王必肅然收斂。求所當止之處。有以制事而不流于欲。有以檢身而不失于縱。則內省無疚。而有以立其本矣。義制事。禮制心。乃祖所行已然之度也。必遵循而無一之或違。則外省無差。而不有以致其用乎。如此真若虞人之省括而後釋矣。其效何如。近則尹之托孤。以盡越命無虞。深為慰悅。遠則萬世之下。誦慎德懷永。看必以王為首稱也。王可不思所以致之哉。

析講此正慎德之所從事者。亦無越命自覆之事也。若字承慎德。來言人君之慎德。當如虞人省括後釋也。往字輕度。是射中自有一定之法度。欽厥立二句。正所謂省括而後釋者也。止與攸行俱。就身與事言。止者。事事物物各有程度。是也。攸者。肅敬收斂。使道心為主。而檢身制事務合于禮度也。攸行則上文不顯而急于行者。正檢身制事。而度者也。率者。遵而行之。一也。

其檢身制事之謂。蓋欽止之道。不必他求。只是法祖成湯所行之事而已。厥止則本然之度在我。所以立本率乃。加攸行則已然之度在我。所以致用。慎德承嗣之功。盡矣。惟朕二句。是以效功之。皆含無越命意。惟朕以釋是喜。其餘德之不負所言。萬世有辭。是誦其德。德為守成令主也。徐春卿曰。徐德在吾心。為不遷之則。在家法為不刊之典型。而總為不可越之度。惟聖人能守。止賢人便當敬。止人不敬。則心無主。無主則靜易昏動。易擾而止失。惟敬則收斂精明。而止得乃祖攸行。正得其所以止者。直要他以心法祖。乃聖學根本也。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合參史臣說。王于敗度敗禮之舊習。尚未能翻然變易。尹所以不容已于言也。

析講此史臣敘伊尹不得已而行權之由。尹訓太甲諄切詳懇如此。猶未克變。故不能無桐宮之舉也。○袁了凡曰。不日不克變。而曰未克變。至于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未能變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于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

迷。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葬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合泰伊尹二造言于太甲。而不見聽。乃私計曰。吾觀王之所為。多不義之事。其習染深。痼就如天性生成一段。此必左右近習不順義理之人。誘其為非。我不可使其狎而近之。乃就先王時墓所在。營建宮室。奉王以祭之。使之廢遠群小。以絕其比昵。親近先王。以發其哀思。以是訓之。無使其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不悟也。析講茲字。指欲縱言習與性成。下補出小人導之之意。其訓斥。恰人到墓前。意來此正訓之道也。○王振子曰。說不習與性成。可見太甲不義。憑習為主。性特隨順而成之耳。○姚承庵曰。初時伊尹訓誡。不過一齊之傳耳。弗順者。環遶其側。能勝衆楚之味哉。營于桐宮。密邇先王。所謂引而置之。若獄之間也。

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祖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與以道。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合泰太甲往桐宮居憂三年。既已絕遠羣小。親近湯墓。果能善念漸生。舊習

已華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于終迷矣至是則尹果不負阿衡之託太甲亦為守成令主矣

太甲中

全旨盧鉉卿曰首三節伊尹奉迎太甲歸亳而作書以慶之王拜手節太甲求助于伊尹伊尹拜手四節教太甲以圖終之道通篇重懋德以圖終上

惟三祀下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哀冕耳此蓋哀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衰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合參古之天子通行三年之喪太甲祖桐乃居憂也惟三祀太甲當終喪之日正改過之後商正建丑以十二月正朔之日為歲首伊尹于是日用冕服

迎太甲歸亳以為生民主焉可見桐宮之遷非出于不得已也

講此敘作書之由也三祀始奉小結重終喪一邊必于朔者復降大

事當于正朔行之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省且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亦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合參伊尹既奉迎太甲歸亳乃作書以致其慶幸之意曰大凡民非君則無能施政教發號令而相正以生君非民則無人供賦役衛王室以君臨四方君民之相須如此當嗣王不明于德之時民幾于無君而君幾于失民矣幸而皇天眷顧佑助有商陰誘嗣王思若啓之行若翊之始雖敗度敗禮終則處仁遷義而克終厥德君得以辟四方民得正以生萬世而下皆承君今日

終德之美而宗社有靈長之慶矣。豈不為無窮之休乎。王當思有以保其休

可也。折講此論君民相須而深慶太甲終德之美也。民非后二句重下二句觀註

中固字尤字可見。四句正泛言君民之相須。以起下意。俾字重看。萬世無疆

之休者。言君民相與上下相安。自今以至萬年。常得民而為君也。伊尹致喜

懼之意。亦欲太甲深省前日所為而謹之于後。其意深矣。林氏曰。克終永

過遷善之心。伊常五就桀矣。而彼終不改。則今日庸非天平。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收禮。以速戾于厥躬。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逭。胡坑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

類。解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墮禮義。度就事言之。禮

禮就身言之也。速。亡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

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止救之力。以圖維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

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悔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

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

舊。而光彩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會。系太甲痛悔前非。乃拜手稽首。致敬于伊尹。以求圖終之道也。日子小子

往者昏昧蔽惑。不明君德之所宜。自致不肖于前人。嗜欲無節。以敗壞其處

事之度。縱肆不檢。以敗壞其居身之禮。以自速罪戾。于此身。幾于越命。自覆

矣。夫天作之禍。如災。青變異之類。或氣候偶差。在人。猶可挽回。若人自作之

禍。則罪自我受。不可得逃也。今我縱欲速戾。乃自作孽。而不可逭者。然往者

雖不可逭。而來者猶有可圖。我于前日。既不能順信師保之明訓。而弗克謹

柔卯堂

于其初庶幾賴師保正救之德繩愆糾繆以圖成就我于有終不然子小子何所賴以克終允德哉

析講德者吾人所以肖天地法祖宗不明故不類也欲敗度三句即不類之實敗度敗禮正不能慎德懷永而越命自覆處與背師保之訓相應天作四句是泛言其理四句下當補縱欲速戾乃自作而不可違意師保之訓如作書好口陳皆是背之者罔念聞未克變是也終字對初字看初曰弗克終曰維者言往不可追而來者猶可勉正是求勸于尹之意姚承菴曰太甲病根在欲縱二字欲嗜欲也縱放肆也多嗜欲者必求其遂不知法度之當循樂放縱者任其所之不知禮節之當檢故說敗度敗禮然欲與縱常相用度與禮非二物有則必有敗則其敗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事

德誠敬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合參伊尹見太甲悔過求助有圖終之志乃稽手拜首致敬以復太甲曰人君修德不徒感悟于一時而貴踐履之誠篤誠能省察克治慎修其身以義制事而無敗度之愆以禮制心而無敗禮之失由是出乎身加乎民誠于此動于彼自有近悅遠來者矣然是道也非他人能之必其智由天錫洞察乎修己治人之方天德王道之蘊者然後能之王可不以明后自勵哉

示之太甲欲其懋德以法先王末節則舉懋德之所從事者而深望之也懋之慎思即懋德之功懋德即修身之實能修身則可以同于先王法先王即可以當夫明后矣功夫全在修身上○此下正伊尹匡救其君而告以明后之道此節則期以明君之事也修身是嚴于自治允德協下是誠能感人工夫全在修身內允德根修身來協下只帶允德說蓋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德

就發用上說。明字內括木文意講。黃綱齋曰。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例君之事。允德雖無。工夫然寔是得于心。而有諸已。與一時之感發悔悟之虛言不同。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後來其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亦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合參夫所謂允德協下之明后。孰有過于先王成湯者哉。先王發政施仁于。人無所不愛。至于疲瘵殘疾。鰥寡孤獨。民之困窮可憐者。則尤加意愛養。如已子而惠愛之。是以毫邑之民。咸服從其政教。無不欣喜愛戴。如入于愛其父母也。不但本國如此。當時並列而為侯邦者。其民苦其君之暴。亦莫不戴。

我先王以為君相與說道。我輩專等我君來救我君若來。必能除暴伐惡。幸免于酷罰矣乎。夫先王誠心愛民。而天下歸心如此。正所謂允德協下之明后也。

洪講陸實甫曰。舉困窮以見平民惠有公平正大之體。不是私惠有邦。不可與本國對。下罔不悅。中抽出後一節。以足民悅意。馮其區曰。此舉先王之德。以寔之子惠德之允也。近悅遠來下之協也。蔣同春曰。先王之德。無或不允。子惠困窮。自其誠于愛民者言之也。此節輕所以能如此者。由先王懋德不息也。如此看方得歸重修身意。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則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合參先王之允德協下。由其懋昭所致也。王今當悔悟之初。益宜勉于修德。

凡多欲以累其德者防之必力。縱欲以荒其德者閑之必至焉。然不必他有所法也。烈祖之聖敬日躋。正懋之之功。惟監視烈祖之所為。而無頃刻逸豫怠惰可也。

析講上示以允德協下之君使知所法。此正欲其懋德而取法乎湯也。懋德是允德前一層事。首句斷粘太甲身上講。欲其恒以不明于德者自傲。而毋以克終厥德者自恃也。烈祖內以顧諟丕顯日新。又新入講。視烈祖之所為。而無一時之逸豫怠惰。二句一串說。無時豫怠。正烈祖懋德之功。王能無時豫怠。乃能法烈祖之懋德也。能懋德而允協不待言矣。○袁了凡曰。乃汝也。乃。蘇前。甲初新之德。豫怠不必逸欲怠荒。只悠游懈弛。便是須看時字。一則。息。即與烈祖不相似。而非懋德也。○王振子曰。前言慎乃德。率乃祖。此言懋乃德。况乃祖見德為王德。祖亦王祖。自有自求取則不遠。懋比慎。審慎。是因其縱而勉以懋。懋是已知慎而勉以懋。

泰先以孝接下思恭視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合參懋德之所從事。何如王欲敬奉先人。非但奉祀之已也。當思善繼善述。何以不悖于貽謀。而致光前之孝。王欲接遇臣下。非但禮貌之已也。當思諫。循言聽。何以不棄大師保。而篤禮下之恭。視九州之休戚利害。欲其遠也。則當思審幾察物。而明無所蔽。聽百官之謨謀獻納。宜在德也。則當思聳入心。通而聰。無所壅。思孝思恭。則立愛立敬之體具。惟明惟聰。則作哲作謀之用。行王之懋德。如是則身修而德允。足以協下。感人繼美。先王之盛德。而明君之業在是。王之休何如也。朕將竭左右之初心。以承順王圖終之休德。所謂惟朕以懋者在。是何有于厭斁乎。尚何匡救之不盡力哉。

析講此節四事皆太甲前日所犯之失。顛覆典刑非孝也。背棄師保非恭也。昵于群小非聰明也。故乘其圖終而以此告之。董思白曰：孝恭人都知法。祖德為孝。聽忠言為恭。不知講明聰亦要切。如思明則曰：弗使狎不順者。交蔽吾目。思聰則曰：弗使狎不順者。交壅吾耳。朕承句要獨重。是伊尹敢動太甲大旨。且無敦正與首節相應。首還是且懼且喜。至此則直有喜而無懼矣。休字應前實萬世無疆之休。來。孝恭明聰是德。思孝思恭惟明惟聰。所以懋德也。視聽以耳目之用。言明聰以耳目之德。言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每句各下二字。

太甲下

全旨方明齋曰：首三節誥以道。道在與治而言。先王之治為當與。若升高五節誥以與治之事。責之以必致末節兩戒。君臣以寓專責於君之意。通篇以仁誠敬為主。所重惟懋德。

伊尹甲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則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人者歟。合參伊尹承上篇圖終之意，重誥于王曰：天雖以君為子，然或予或奪，無常親也。惟君能敬以修己，則心通于天。天乃眷佑而申命之矣。民雖以君為心，然撫后虐仇，無常懷也。惟君能仁以行政，則心孚于民。民乃愛戴而歸往之矣。鬼神雖依君為主，然不見不聞，無常享也。惟君能誠以祭祀，則至誠感神。

自來格而來享矣。人君居天之位，有事天治民事神之責，其可易而為之哉。折講陳雅言曰：敬者事天之理，仁者治民之理。誠者祭神之理，理無不盡，則物無不勤也。所謂無常者，其機不在我而在彼也。曰敬曰仁，曰誠，機則在我矣。能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為自常矣。申誥承上篇國終說來，以就視聽言動說如修己以敬之敬，仁就政上說如子惠困窮之仁，誠就祭祀上說天位艱哉，承三者言當重看言人君居天之位，一念不敬，天遂厭之，一物失所，民即叛之，斯須不誠，鬼神吐之，不亦至難矣哉。工夫全重末句，勉太甲之意在言外。袁了凡曰：惟天二句，二惟字相應，惟天高高在上，有尊無親，克敬則此心之靈時時合上帝，故上帝惟于此而親之，否則不親也。仁者萬物一體之真心，故能全此真心而無一民之弗愛，庶幾其懷我公鬼神之德。惟此寔理誠則以吾之精神聚彼之精神，不誠則惟物交居天之位，不特當上合天心，而明則萬民幽則鬼神皆當有孚其心者，此其所以然也。艱字不是虛虛

不艱，須至至難為上見得二克字，一有字，須重看敬不是敬天，乃敬德克，有必能之詞，親就敬說，敬外無親，故曰惟享當也。彼此相當，無間隔也。所謂表裏非馨，明德惟馨，克誠處便是享也。○王守泰曰：天位艱哉，是歎辭，詠歎中寓責難之意。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亂家，不過負色遊吹，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

合○祭○君○道○固○艱○而○欲○致○其○艱○惟○在○慎○所○與○而○已○人○君○能○敬○仁○誠○而○有○德○則○天
親○民○懷○神○享○而○治○不○能○敬○仁○誠○而○否○德○則○天○不○親○民○不○懷○神○不○享○而○亂○治○亂
之○理○如○此○此○皆○古○人○所○已○行○者○若○今○所○行○的○與○古○人○致○治○者○同○其○道○理○則○其
治○亦○同○焉○有○不○與○者○乎○若○今○所○行○的○與○古○人○致○亂○者○同○其○事○則○其○亂○亦○同○焉
有○不○亡○者○乎○治○亂○興○亡○之○機○惟○係○所○與○可○見○人○君○當○慎○其○所○與○也○然○或○有○初
鮮○終○則○亦○非○真○能○與○治○者○惟○敬○畏○常○存○自○始○至○終○悉○求○與○治○同○道○而○不○取○一
事○苟○同○于○亂○此○惟○至○明○之○君○洞○燭○天○地○鬼○神○之○理○深○辨○治○亂○興○亡○之○故○不○但
初○志○極○其○清○明○亦○且○終○身○無○所○蔽○惑○方○能○日○慎○一○日○而○永○保○天○命○也○王○可○不
以○明○明○后○自○期○而○保○此○維○艱○之○位○哉
析○講○此○本○上○言○欲○盡○君○道○之○難○者○在○慎○所○與○而○又○欲○其○有○愷○也○德○不○泛○論○治
亂○之○理○着○古○人○說○以○起○下○當○與○不○當○與○道○就○全○體○說○有○體○備○無○缺○意○事○就
一○事○說○有○暗○惑○不○必○多○意○慎○字○重○終○一○邊○明○而○又○明○在○終○如○其○始○上○見○

孟子曰天民神俱無常惟德可常終始慎厥與常也此為一篇綱領下必有
趨必自下必求諸道必求諸非道也必字與惟艱惟危兩惟字俱常德之義
萬邦以貞則常德之應而天親民懷神享之矣此已露下告歸常德保位之
旨○姚承菴曰若道惟敬天子民事神故尹中誥首揭此三事三者全盡是
謂君德故緊承說德惟治云云然先王之敬德配帝其準也故又緊承說先
王惟時云云若升高以下則教太甲以監先王事也

先王惟時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在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
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合參能慎所與固惟明后為然而當與之人莫有過于先王者先王成湯惟
是朝夕勉勉恐懼修德顧諟明命而日新又新昧爽丕顯而無時濇怠故能
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夫能敬厥德則奉神治民皆此敬之流通而仁誠可



知克配上帝所謂天親也而民懷鬼神享可知先王享有天下由于敬德所致如此王今嗣有配帝之善緒庶幾常常監視一心仰法便是與治同道而可以對越上帝萬民自懷鬼神自享矣其為明明后也何有析講上欲其慎所與此示以所與之人也克配就位說令緒即配帝之令緒茲指懋敬厥德言包仁誠在內監即所謂與治也要見始終無間意陸實甫曰敬仁誠合一德而已故此只以敬言敬德而又曰懋者工夫更細底不着力中真着力也敬原從懋處着力配帝以德配之也曰惟親則天為下而我以敬親之曰配則我與天合彼此相當敬之極也○王振子曰尚字有力監字兼終始意在哉字甚煞此乃着寔勉王法祖耳○黃綱齋曰惟時二字猶言無時不然之意此便是終始慎與的樣子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合參為治貴有所與而敬德必有其序先王以一身而會敬仁誠之德其積累之高造詣之遠未可一蹴至也王欲法之惟在循序漸進譬如升高必自下以升之譬如行遠必自近以至之庶無躡等之病矣析講此下四節皆伊尹欲太甲矯情之偏以盡監茲之道此節戒其躡等也以敬仁誠貫講蓋太甲悔過之初或有欲速之心故欲其矯人情凌節之偏也此下四節俱言敬德工夫高下遠邇該單項上敬德以敬德已包仁誠在內也湯義仍曰進德惟以序言寔欲太甲從卑近造到高遠有進進不已之意嗣王亦用懋敬工夫正善監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合察常情多忽民衣食之事。王必毋視以為輕而思其難。則不重役厚斂矣。常情多恃人君之位。王必毋視以為安而思其危。則不徇情溺志矣。析講此欲其重民事而謹君位也。民事兼衣食言思難則自不敢輕思危則自不安。此二者乃太甲前日受病。蓋縱欲則嗾百姓以從已。而恃天位為可安。恐其改而復萌。故又戒之也。講語不必敬仁誠牽合。只泛說為是。補此節亦是敬德工夫。艱危要在君心上說。二惟字最吃緊。言深惟其所以危難而無輕無安。乃有實際也。姚承菴曰。人生居深宮。未嘗知小人之依不知此國之本也。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凡至于危亡的必從安之一字來。

謹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於之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合察。仍荷且常情也。王欲善終而保先王令緒。當於即政臨民之初。固

敬厥德也。陸寔甫曰。謹終工夫。只在于始之內。人固有有初鮮終者。非能有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與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章。蓋欲太甲矯于情之偏也。合察聽言之通當。求義理之合。不當順意見之偏。常情多忌鯁直。以其難受也。然有逆于汝心。而不逆于道者。必求諸道。則忠言不至見拒矣。常情多樂與順。以其易受也。然有遜于汝心。而不遜于道者。必求諸非道。則甘言不致失聽矣。

初講此恐太甲悔悟之後不能審于聽言故以聽言之道告之必求諸道必求諸非道者虛心審察苟合于道便屈已聽從苟非其道便正色拒阻也求之道是矯人情難受之偏求之非道是矯人情易從之偏皆所以與治也太甲縱欲之時尹之言固常逆心而狎于不順則左右之言亦必有遜志者矣補二有字來得活兩必求字最重言于至道中必要搜求其合道理處于極願中必要搜求其背道理處大抵忠言常拂佞言常甘也心字志字要分志則心之發動處蓋太甲之心理欲初分不能無逆順耳兩必字有斷然意正是力矯其私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合參伊尹復嘆息言曰嗚呼我願言五事皆有切于治者也然五者之

而後得于心苟不詳思其所以然之故則心與理不相入胡由得也五之事必爲而後成于身苟不篤行而足踐之則身與事不相習胡由成也誠能思爲兼盡則心皆有理而無欲事皆有善而無惡所謂誠敬仁者皆會其全而一人有大善之德矣由是萬邦有所視效百官萬民相率而歸于正內無邪思外無邪行所謂民懷天親神享亦不外是矣至是則懋德可同于先王致治可進于古昔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

析講此總承上四節而言勉之以功而期之以效也慮爲俱跟上五者說既思而得之即當踐而爲之意是一串二句正要太甲謹思篤行以矯乎情之偏乃與治之用功處元良者知行並立思爲交盡蘊之心而純粹至善無一理之不備體之身而悉有衆善無一事之不周也萬邦對一人言兼百官萬民說貞兼立心制行說與上慮爲照會陸實甫曰獲是思之得極處思之不巳鬼神將通是無象中恍若有象成是爲之着寔處萬全爲圖成正無

缺是不計功中若有成功為即為其所思成即成其所獲非有二也。要之真思時便獲真為時便成。至于獲與成則內外合一粹然至善而無一慮滲漏無一為駁雜。豈不善而大者乎。不曰正而曰貞者。將兩間元氣完全蘊蓄收斂固藏。不但無淫比也。○洪南池曰。前只說有幾樣偏處。當矯至此方說至矯偏的工夫。須知行兼盡。慮者思慮如何去矯為者。將五者之事身體力行。元良本思為來是誠敬仁極其至也。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來孚于休。

弗思弗為。妄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辨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

上必有為而發也。

合參伊尹以已將復政歸老。慮有讒人變亂是非。故預戒之。曰率由舊章。君道當然。君無或恃已聰明。偏信喋喋利口。輕變先王舊政。至為臣者必知功成身退。臣道當然。無貪寵愛利祿。居于成功之時。君臣各盡其道。則朝廷無紛更之擾。臣主無猜忌之嫌。而邦國常寧矣。天親民懷。神享之休。不亦要之久遠而不窮乎。

初講此處。其思為之過。而因示以已欲退休之志也。舊政者。先王之成法也。此慮太甲之作聰明。寵利以人臣之位。言成功者。成正君之功也。此明已之欲退休。邦其永句。承二邊來。蓋上無作聰明之主。則法度純一。下有議去就之臣。則忠義相勸。從此政治益修。風俗益厚。而國家大業常能信乎休美矣。永是無窮之意乎。是必然之意。

咸有一德。○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意。

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全旨篇中分五段。首節敘伊尹作書之由。嗚呼四節言天命興亡皆係于德。舉夏商之事明之。今嗣王節告太甲以一德之功。任官惟賢三節敘其任官之善以成一德之功。而因其效也。七世之廟二節惕之以德不可不一。而舉修德之未至者以戒之也。通篇以一德為主。德惟一主。精神不雜。言是純一之一也。終始惟一主。無間言是恒一之一也。協于克一主。該括萬善言是統一之一也。然其理定一貫耳。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合參史臣說太甲君德既成伊尹遂以所攝政務復還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尤恐去位之後太甲修德不終乃陳王者之德所當勉者反覆以告戒之。折講此史臣敘伊尹作書之由政即攝攝之政復政即冕服奉迎之時既者。之詞也。陳戒于德德字兼篇內不息不雜統括萬善而言不言用人者。用人亦一德之助也。曰告歸可見其保身之智。曰陳戒可見其愛君之忠。戒者以陳為戒也。

曰嗚呼天難謀命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合參伊尹乃嘆息言曰嗚呼人君奄有四海固天所命然皇天無親難可謀信其命去留無常惟視人君之德何如耳。君苟能不雜不息始終無間而常其德則天命亦常而長保厥位撫有九州也。若德不純一而始終易轍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位其可保乎。信乎君不可不一德也。折講此節泛言吉凶之理見天命難謀係于君德之常否也。天難謀句虛命。

靡常正申難謀意常德須自不雜說到不皇去。反厥德靡常看保位是得天。民心歸在其中。反九有以亡看保位在常德內說出。亡印在靡常內說出一。念久暫而存亡之機關焉。然則保自保也。亡自亡也。天雖難信。所可自信者。此耳。○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德。就用功而言也。但工夫在上下文終始。惟一。即此常厥德之註脚也。觀註云終始有常而無間斷云云。可見意本日記。

逆志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華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夏建。夏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亦天命無常。往事可証。昔夏王桀不能常于其德。褻慢神明。暴虐下民。是以皇天厭棄。不加保佑。下視萬方。可以堪受大命者。啟發而開導之。其意蓋欲求德行純一之人。眷顧而親愛之。俾代夏作神主耳。方上天眷求之時。天下無足以當之者。惟尹以天民之先覺。遇天錫勇智之主。皆有常一之德。故能上當天啓迪眷求之心。而受天光大休顯之命。因有九州之衆。于是改革夏正。而天下為我商所有矣。天命之在夏者。今復以之命商。其可常乎。析講此引夏商之興亡。以証上節天命無常之意。慢虐即弗克庸德之實。哀了凡曰庸德即常德。純一者天之德也。惟與天合德。故奉天而得天下。啓迪是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啓與眷求。一直說曰神主。則為民主。可知皆有一德者。尹則樂道。猷畝而負天民先覺之望。湯則聖敬日躋。而為天錫勇智之君德。之不息不雜者。上下同之也。天心即啓迪眷求之心。克享者以一德而克當其求也。受天明命。得天也。以有九有得民也。爰華建寅之正。為

建○升○只○帶○說○觀○桀○之○亡○則○所○謂○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可○知○觀○湯○之○興○則○所○謂○常○厥○德○保○厥○位○者○亦○可○徵○矣○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合參受天明命豈天私厚于商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我君臣一德故天佑之耳以有九有豈商有所要求于下民哉民罔常懷惟德是懷我君臣一德故民歸之耳所謂常厥德保厥位也王信當思所以一德也析講此承上文而反覆言之以明德之當一也非天私我有商承受命句說非商求于下民承以有九有句說一德兼君臣在內陸實甫曰若天有佑心民有歸心便屬私意只要發明一德之徹上下耳上言克享此言德到一處天命自來向我不必去求之可見天人總一德矣楊錄心曰一德即天之心天原不見有商厥見一德而自為佑一德即民之性民原不見有私

見一德而自為歸天人之間絕不容希與如此

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也

合參天佑民歸皆本一德如此為君者苟不雜不息而一德則凡有動作自然合天順人無往而不吉若雜人欲而二三其德則凡有動作必然拂天逆人無往而不凶夫在人當吉便吉當凶便凶無一毫僭差者惟天降災降祥視人之德一與不一故也人君可不一德哉析講此承上文而推一德感應之理以起下文勉以一德之意也一是不雜兼不息在其中二三其德了亦兼息說吉凶皆兼天民說不僭一句下句是推原上句正見德之不可不一也此與上四節一段意○王振子曰前論災祥以德罔小罔大言乃修德之始此論災祥以德惟一不言乃修德

之終故雖同一訓辭義有淺深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合參觀于一德感應之理則新德要矣今嗣王方自桐歸亳新服天子之命即政臨民正天人係屬之初吉凶攸判之始正當革舊染之汚復本然之善使德與命而俱新可也然新德之要貴乎有常苟終不知始非日新也必自始至終所以圖新其德者無少間斷纔是日新而非暫明條晦者可比也而天佑民歸可永保矣

析講此下正勉太甲以一德也命是得天得民之命新是復政臨民之始終始二句示以新德之要重終一邊蓋太甲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始固新矣必終焉懋德法祖無時豫怠道遠是日新時方二字緊貼上句日新在惟一

見出此惟一字是不息之義亦當兼不雜言上言一德而此言新德存一德自成功言新德自用功言德必新而後一也○王振子曰纔說惟一便已一新正如日運中天光無增減晝夜常然亦萬古為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合參嗣王既盡新德之功又當求輔德之助如諸司百職乃庶官也須賢而有德能而有才者可以任之輔弼大臣在左右者也須才全德備可為大臣之人斯足當之所以然者蓋庶官左右之臣其為上也則為君之德或朝夕

納誨或囚事納忠使君德日新于上也。其為下也。則為民之生或贊襄倍率于內。或承流宣化于外。使民生日奠于下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任川可不謹乎。必未用之先。難于任用。而選賢于不得已。慎于聽察。而吸譽務核其真。則選擇精而不賢者不得濫進矣。既用之後。惟和焉。彼此交修。而形迹之不容。惟一焉。信任不貳。而譏間之不入。則志氣孚而賢者得盡其用矣。新德之助。不既多乎。

折講上告以新德之功。此節是用人以為新德之助。人主不能日新其德。由小人蠱之。則心志惑亂。未免人欲淆雜。工夫間斷。是不間斷于已。而間斷于人也。故又告以謹于用人之道。其人二字。有不可形容意。二惟字。重看。見得非賢才非其人。則必不用也。此言用人之當謹。臣為上二句。是推言所以當謹之故。末二句。是示以致謹之道也。臣字兼左右庶官。說為上二句。見臣職所係之重。其難其慎。是未用之先。事惟和。惟一。是既用之後。事。○大全陳氏

德之未始不由于用人之一。則人之一亦足以見君德之一。○此曰為上為德。言臣之為上。不獨為君之事。而實為君之德。固日新者。○其必資也。及其為下。而惟以為民。則又君德之類。以承宣矣。○繼承菴曰。○如是。其人克。一。是與其人。不二。惟。若躬。豈。湯。咸。有一。德。是。惟。和。惟。一。的。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言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析諸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台。參。天。用。人。將。以。取。善。抑。知。取。善。固。有。要。乎。取。善。之。要。亦。在。求。之。廣。擇。之。精。
而。已。三。益。德。兼。衆。善。有。定。名。而。無。定。在。者。也。苟。執。一。而。師。則。得。此。遺。彼。其。爲。
德。也。隨。矣。故。德。無。常。師。惟。視。其。善。之。所。在。而。博。取。以。爲。觀。法。之。資。凡。有。一。言。
合。一。事。可。法。者。皆。兼。聽。之。而。無。遺。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善。原。于。一。本。
無。定。處。而。有。定。理。者。也。苟。逐。一。而。主。則。窮。流。忘。源。其。爲。善。也。泛。矣。故。善。無。常。
主。惟。視。其。所。師。之。善。而。融。會。以。合。于。純。一。之。妙。則。吾。心。之。一。善。可。以。統。天。下。
之。善。矣。夫。以。此。新。德。何。德。之。不。一。哉。
至。善。此。皆。大。甲。以。取。善。之。要。法。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層。事。非。待。任。用。
得。人。之。後。其。下。此。王。夫。也。師。主。開。說。而。庶。官。左。右。在。其。中。天。以。一。理。付。于。人。
而。子。萬。善。自。善。之。總。稱。言。曰。德。自。善。之。統。會。于。本。原。言。曰。一。自。德。之。實。言。
曰。善。善。爲。師。者。不。惟。其。人。惟。其。善。也。此。則。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勝。于。克。
一。之。善。惟。其。善。惟。其。一。也。此。則。約。而。會。之。至。于。一。之。理。上。二。句。是。資。諸。人。者。

一。善。之。原。萬。善。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咎。非。善。矣。○王。振。子。曰。此。於。
取。善。處。見。一。工。夫。士。善。爲。師。其。常。也。協。于。克。一。亦。其。常。也。無。常。師。無。常。主。
反。借。無。常。以。表。有。常。耳。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
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
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合。衆。德。至。協。一。則。心。純。不。難。宣。之。詔。誥。自。能。感。動。乎。人。心。將。使。萬。姓。皆。稱。頌。
曰。大。哉。王。言。包。涵。盡。天。下。之。理。也。然。不。特。贊。王。之。言。而。因。言。以。知。王。之。心。又。
稱。頌。曰。一。哉。王。心。粹。然。天。理。而。無。人。欲。之。雜。也。一。德。感。應。之。神。如。此。由。是。受。
天。明。命。先。王。以。一。德。而。承。天。祿。矣。王。能。一。德。則。能。安。受。先。王。之。天。祿。而。無。天。

皇極經世一解 卷之四 商書 三

命靡常之懼矣。奄有九有先王以一德而得民歸矣。王惟一德則能承定民
生俾之享樂利之休而無罔克胥匡之憂矣。一德效驗之大如此。
所講此總承上三節而言一德之應驗也。俾字重看言王之新德若到克一
地位則此心純然不雜自然感動乎人。若有使之自然者。咸曰者見頌之無
間。又曰者見頌之無已。大字一字俱本一德說來。德之宣播為言。大哉者言
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也。德之存主為心一哉者言其純然無私欲之間也。大
本于一宏博中有純粹意。一是不雜兼有不息意。二句須申看言者心之聲
故曰其言而知其心也。此是一德之感應。克綏句承受天命命向來承底句
承有九有之師。句來言先王所以受天命者。王以一德而克安之先王所以
有此九州者。王以一德而長定之也。克者必能之辭。永者無窮之辭。此二句
是一德之效驗。感應效驗不平效驗。承感應來與動罔不吉而保厥位相應。
○高紫甌曰。協于克一則心一心一則言大此中外相因之必然者。咸字又

字不可忽。民難欺。虛譽難干。若不頌或頌之有間。猶一德之功未
今其以感應自考也。俾字有力。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
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
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
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今泰伊尹嘆息言曰。嗚呼。人君修德行政。出之一身。雖其微而彰于天下。後
世則甚著。彼七世之廟。祖有功而宗。日德親盡則有時而祧焉。于此觀之。則
百世不遷而廟貌如故者。必其德之益者也。否則不免于祧矣。萬民之情。雖
則后而虐。則仇失道。則民心叛焉。于此觀之。則愛戴歸往而固結其心者。必
其政之善者也。否則不能保有其民。天德政之不可掩者如此。王可不其

德以善其政乎

析講上以一德之應驗期之此復言德政之不可掩者以申勉之也德者政之本政者德之推重德上看此與上克綏意相聯屬蓋克綏先綠者終當配食先王之廟永底民生者斯能長存萬民之主有期勉之意當細玩○馮具曰此篇專為一德而發而此條有所謂政者何蓋德即一德政即一德之見于行事者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閒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二者可全也苟自大而

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行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合參子亦知君民相須之理乎兩貴不能以相使君而非民則孤立無助將何所使兩賤不能以相事民而非君則六散無從將何所事君民相須如此君固不可忽民矣况善初無間于君民不可忽夫民乎要必虛心以受天下之善下問以來樂告之誠無曰一德一功既盡于已而以小民之善為不足錄無曰一德之助既資于臣而以小人之善為不足取也若自矜聖神而忽視愚賤是自廣以狹人矣為君者不可如此蓋自廣以狹人則匹夫匹婦

不得以善而自盡于上善有一之未備則德有一之或遺人主其何以成一
德之全功哉信乎人君不可不取善于民也
析講王振子曰此三節就民說萬姓苗大既廣言德之效驗匹夫匹婦又精
言一德之工夫○德無常師善無常師定正言不自廣狹人人人得自盡也
自廣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是反言德有常師不協于克一也正論一番
反論一番往復丁寧真言有盡而意無盡○此一德之全功以見人君不徒
取善于臣又當取善于民也首二句是君民相須之理以見其不可忽之
意自廣者自視有餘狹人者視人不足無自廣以狹人者言當戒自用之私
廓受人之量也匹夫匹婦以下正言不可自廣以狹人之意蓋人君者任大
責重必合天下之民以為知而道在天下雖匹夫匹婦亦有可與知者信不
可不取善于民矣

